味辟齋文集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味辟齋文集

(七)

趙南星著

味檗齋文集卷七

序

壽大中丞見泉魏公序

粵稽三五之隆，君臣合德，惠安天下，於時三台齊色，五氣咸敘，遐邇禔福，以至懷生之類，靡不得所，叔季之世，則反是矣。天之與人，精祲相盪，善惡相感，明白如此，論者或以天道悠忽不可問，其亦未之思也。大都位高者其功大，大則能動天，故人君能動天，大臣能動天，德純者其善精，精則能動天，故聖人能動天，大賢能動天，魏公以中丞撫晉九年矣，九年之中，無一念不在民，無一事不規千百世之利，文武吏有不奉法者，輒劾去之，不少姑息，州倅以下墨斂者，即達之主爵，轉左官去，其輩不無怨曰，每偶月，晉中劣轉者半天下矣，然公論以爲便，便士民，歲令有司積穀，以備凶荒，稽覈甚嚴，汾州有二藩邸，人衆，或蹈民，州吏苦權輕，去府遠，獄訟文奏，苦淹時日，疏請升爲府，晉北西北近邊，自款市後，有司大抵怵惕不爲備，公視其要害，城忻州、城嶧縣、城方山鎮，而黃龍池草垛山河會諸處，皆爲設兵守之，及所督造鎧甲戎器，無慮數十萬，公坦蕩恬忽，於天下無所求，所謂食菽飲水，有不得已者，至爲國與民爭是非可否，即其身有

所不顧。其精神志意非念窮民則慮邊患耳。是以三晉之間。吏逡逡奉法。比歲不稔。民無捐瘠。敵受約束不敢犯。晉之婦人小子。皆敬公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公嘗被口事。則數千人詣闕保留。身都大臣。其爲善精成功大如此。魏公而不足以動天。是天者蒼蒼而已。必不可動。而天之視聽有外於民也。道其廢矣。魏公今年六十。太公年九十五。尚健。福壽子孫。無不甚多。德業文章。無不甚盛。斯古今之所罕見也。非天而孰與之。非動天而焉致之。書不云乎。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大臣之壽而國之保乂以之。言功大也。詩不云乎。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匪敖匪以求福。而福來之。言善精也。惟魏公足以當之。太公厚德人也。趙魏間號爲大人。是以能生魏公。魏公以三晉之懽心事太公。天之所以福太公與魏公者。詎有窮已耶。晉藩司諸公將稱觴於公。屬余爲言。余心服魏公而不能言。然諸公之稱觴也。時哉。夫魏公於天下無所求也。惟不得定省太公。寤寐於懷。章數十上。不報。頃者乃得請。魏公喜可知也。其訢然舉諸公之觴也哉。

壽憲翁王老公祖序

夫自上古迄今天下大都易陂而難平。暫治而常亂。然天不遂黯。地不遂阢。日月不遂翳。鬼不傷人。而華不淪於夷者何哉。則以正人君子不絕於世也。有天下者。培養信任之則治。摧折之則亂。此覘國之定術也。今天下不可謂平治矣。乃幾輔之南吏治清肅。閭閻不擾。而山林之士得以保其親戚鄰里。無流亡之苦嗟號之聲。則中丞王公之以也。王公以上特簡來撫幾南。見天下風俗垢而民生墊也。察吏以廉爲本。

嚴徵收投檄之禁帥舉其最者以風故其屬爭勸而廉夫大臣非小臣之比也大臣之舉其任也以意而已矣克己奉公身家之不知者自律之意也昕分涇渭而激厲之者率下之意也意通而下無不從矣故書之稱畢公者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夫正色固不言而化矣如是而後可爲大臣王公以之夫常山京師之門戶也右晉中俗淳又界以太行姦宄無所容左河間郡海濱廣斥多蘆蒲其南爲齊之臨清郡其東南爲徐沛商賈之區五民曠雜合任搏掩之徒所麕聚也故盜賊橫行民苦之久矣繇上下悠悠煦煦以至於此長之必至大亂公首論有司之隱匿者曰縱虎而欲人無畏非也多方弭盜且議設武吏陳兵守要害之地如故事而盜賊遠竄其遏亂絞民之功茂矣客歲畿南苦水民饑又苦榷稅公上疏留稅金賑救卽常山一郡至餘二萬不報稅璫日督迫之不與也無何而恩詔允可郡中復有榷木商者其傔從乃牟及他貨商民近始敢告公輒創之而市肆不擾矣日福王之國其一二中官橫索暴虐吏民不堪公使人文諭一醉豎向公囈言公上疏坐數其罪遠邇皆爲公危之留中爲幸聞上乃密令法中官於是自趙魏以南其徒束手不敢動此公撫畿南之梗概也然則此六郡者豈可不謂太平耶七月二十三日爲公誕辰輿城諸長吏將上壽而謀於趙子曰下官無可爲公壽者子其爲詞夫豈徒以抒下情庶可爲來世之惇史所採據焉趙子曰夫大臣之壽非小臣比也大臣以社稷之壽爲壽大臣賢則社稷壽社稷壽則大臣壽漢以後臣道不明久矣大率以小臣爲近民之官大臣自以地位陵絕忘民不知大臣之繫於

民愈大愈急何也能壽其民乃能壽社稷也公昔爲儀部見東宮久不立而戚畹有窺伺妄言者上疏劾之上爲奪俸一年其人方貴盛難犯不意若此明年公遂上疏言立東宮不宜更遲其詞極直內閣及金吾皆傳上大怒欲削籍猶未已且廷杖公一給諫夜過公告之公漠不爲動呼酒與飲至二鼓乃罷上竟不罪公也繇斯以談公爲儀部則思壽社稷其出撫於外則又壽民以爲社稷計然上之於公可謂培養信任之矣社稷生民之壽未有艾也以天之道宗社之靈公之壽豈有極哉余聞諸長吏奉公教令皆飲霜雪流雨露以壽億萬民古不云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是卽所以壽公矣何謂無可爲壽也

壽大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

古之君子在位而人皆愛敬之則爲詩歌以抒其意欲其萬壽無期然必以愷悌樂只爲稱實與吾孔子仁壽之旨符焉故其爲君子者果皆臻上壽縈號名若太公畢公之倫所謂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者也第古今之久生人之衆在位者未必君子而又多壽其人亦可指數於是天之道聖人之言有時而不可信夫天之道聖人之言皆不可信則天下無復可信者矣是爲善無益爲惡無傷也夫天者人之父母也子之富貴且壽其孝耶則父母悅之其不孝則父母弗悅也此其在天者異也君子在位人人欲其眉壽也小人而在位則有詛之以三物者矣此其在人者異也試使人平晝清夜自念曰吾平生所爲其宜富貴宜壽耶其弗宜也耶宜而得之猶恐其溢弗宜而得之必且泚然汗出而不能自安矣此其在我者異也

然則言壽而歸之君子。不亦可乎。余同年友獲鹿崔公者。生而無嗜欲。無機心。若上古之人。居於深山而偶涉中區。視夫驅驅焉營營焉諓諓焉睘睘焉者。若羣兒之嬉戲。而禽蟲之往來。不問其所謂也。余嘗與公同學於恆山講堂。公衣冠言動甚樸。然文學藻贍。與余同鄉舉。先成進士。自爲縣令。以至中丞。其德不改。所至不爲卓鷙求名。而務愛民。若溟沐之雨。浸於苗根。而漸達溪谷。此非詩之所謂愷悌樂只者耶。今年七十矣。而其形容精神不改。非夫子之所謂仁者壽耶。公嘗榷稅九江。往時鮮不富者。公初至。吏胥以奇羨陷公。公仰而誓曰。橐此者天其絕之。余往爲汝南理時。觀察蔡公廷臣。江西人也。語余曰。自設關以來。無如崔公清。蓋公之清出天稟。所至無不清者。非有意求名而名日起。其備兵汝洛。值歲饑。存活甚多。又繪圖以感至尊。發帑金遣賑。而天不爲災。其有大造於民。而民歌舞之類如此。總之以仁心爲本。然大事之至。所見既定。不搖於羣喙。不惕於毀譽。利鈍播州初平。當事者以公往敉之。土酋欲以金賄播州地。公力持不可。則所謂武以達其仁者也。公今既貴矣。既壽矣。以揆之於天。是天之所悅也。以徵之於人。是人之所祝也。以反之於心。是心之所自信也。夫是乃足以爲壽矣。是時公撫關中。有感於人言。浩然欲歸。余聞公之在關中。吏畏而民安。賦平而戎飭。名先人。官後人。清者蒙譏。濁者安居。公之不以升沈毀譽爲意久矣。余生平不解爲諛。誠服崔公之淳德。邑之親友。屬鹿陽孫公徵余言。以爲公稱觴。其倘及公之歸也。則余亦執榼以往焉。

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衢左翁八十序

語曰行道有福非言行道而天降之福也行道者卽爲有福也道莫大於忠孝天下皆人也忠孝則爲顯人何福如之然則無與於天耶非也是荀卿雩而雨猶不雩而雨之說也夫忠孝甚難成也遇主之難尙矣有君而無臣者殊亦不少父子亦然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孟子以爲其樂過於王天下蓋難之也且事君必忠而後可以爲孝而范文子直言武子用杖則苦於難兼不遭時之君子既末繇盡忠耕田負米以奉其親而謂之善養於此心終不能慊忠孝之難成也豈非以天道之不可知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爲仁繇己父不能必之於子積善則可以動天矣桐城有碧衢左翁者御史大夫左拱之之父也少而稱才博學爲儒不售以其學隱其先世之遺賞足以養親與元配周事父面溪公及母稱孝母早世事繼母人無間言面溪公好施置義倉以活貧民粟義塾以訓里中蒙士稱德門碧衢公修其遺事戊巳洊饑約腹以飢姻族疫甚匿其家輒免蓋有神告之云及生拱之兄弟鬻產爲之延師家日削矣而拱之舉於鄉修德行善益力時時手一編高吟與諸孫讀書聲琅琅相雜興至則尋幽選勝扶杖獨往仰雲霞而俯魚鳥意甚樂也拱之旣仕爲御史翁舉孝經事君立身之訓以勖之曰勿以我爲念此時當萬厤末年羣小用事幾成金虎之亂天降大割拱之與楊文儒給事屢蹈不測戴翼聖主於孤特危險之中果能顯親揚名如翁之所期望者拱之晉御史大夫翁封如其官周爲恭人翁今年八十恭人七十六矣瑟琴之

好彌篤。如賓之敬不衰。拱之兄弟九人。皆恭人出。青衿者八。今年季舉於鄉。孫四十餘人。七爲青衿。曾孫男女各十餘人。子孫中有微恙。恭人摩其頂。輒愈。姻婭中舉兒者。咸願母之疏者亦託言某家兒。勝於祈保。十月某日。翁懸弧之辰也。諸縉紳賀之。欲得余言以祝。夫翁之壽。不待祝也。翁既多陰德。而又坦蕩恬靜。於世之紛華靡麗。無所不忘也。業已超出俗情之外矣。而又濟物而忘其身。而又勉拱之以致身爲國。此臣子之分也。而忘其爲名。是又超出俗賢之上矣。夫仁者以靜壽。無所不忘。靜之至也。故曰翁之壽不待祝也。拱之爲余言。其先左邱明之裔。避隋之亂。於江南涇縣。有左難當者。聚豪傑以保江南六郡。後歸唐。封戴國公。歿稱難當王。言其忠勇絕倫也。涇上迄今祠祝之。其子孫甚多。及黃觀起義兵。抗靖難之師。有兄弟二人從之者。敗則匿姓名。家於桐城。四傳而至面溪公。父松坡公。雄於貲。以五千金粧橋。今名里仁橋者也。繇斯以談。左氏之於善也積矣。至翁而蓄厚矣。其福壽詎可量哉。古之帝者。尊事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以天之所篤祜人君之所宜隆也。漢明帝幸辟雍。嘗行之矣。然全福如左翁者。古今所希聞也。明年上幸辟雍。有建斯議者。則左公宜被蒲輪之徵哉。

壽鹿陽孫公七十序

洪範曰。嚮用五福。五福者。一曰壽。而攸好德與焉。嚮者天也。好者人也。福出於天。而人能致之。則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矣。故世儒往往致疑於天人之際。而不知天卽人也。有爲卽莫爲也。孔子仁者壽。洪範二

之孔子一之二之卽一之也仁者所謂君子也非仁者不可謂君子君子者抱道而不貳執德而不疑可貧可賤可富可貴可毀可譽而不可拐也有壽之象焉古之君子有得行其志安天下便國家而壽者召公是也有不得行其志頤性葆眞而壽者曾子是也夫召公身爲三公當農桑時慮民之煩勞不舍鄉亭聽訟棠樾之下曾子身爲匹夫行先王之所難其驕大夫也常以浩浩此二君子者豈知天下有富貴貧賤哉此其所以壽也鹿陽孫公自成進士爲司李行意而無所徇杖道而無所懾直指有所欲觸公以爲賢不可而其過荆州時權相勢方盛苞苴塞門其子弟舉於鄉賀者肩相迮也孫公獨否其所至皆竭其心力以爲永久便安之計而所不得爲者卽奏記當道與除之當道皆知其君子而內以爲古不善趨時江陵小人專用奔走受教者是以公僅不斥順次稍遷至廉憲而以舉陽城太宰之子被誣貶官遂不復出明農課塾之暇以觴詠琴弈爲娛甚樂也蓋自江陵積威所劫科舉無復公道諸公子皆先得試目而雇人構之閱其文則無不售者或以孫公爲李不阿江陵而爲廉憲乃阿陽城乎固也孫公之爲人自無此意正不必精言之耳孫公之歸蓋壬辰五月也而是年正月至今執政放手弄權黜天下之君子殆無虛月省寺恆至空無人山谷閭閻皆滿徒使天下國家不得其益而君子用其所爲天下國家者以保其身安於泰山而壽於松喬何爲其不樂哉彼小人固亦有壽者矣然君子之壽道德之所延也天地神明之所相也兆人之所祝也彼小人者何以稱焉譬之松柏之茂凌冬不凋以其瑰姿美材氣味芬芳誠有

足觀者假使荆棘之類而亦凌冬不凋適益之醜耳孫公今年七十矣夫婦偕老子孫才而且多耳目聰明神氣益旺鄉黨親識皆因郭華伯侍御屬言於余以爲之壽余於孫公而益知君子之貴也天下無道君子受小人之害以不得行其志然君子乃緣是以專心於道德性命之中以永綏壽命夫均之富也而君子之富美均之貴也而君子之貴榮均之壽也而君子之壽康均之多子孫也而君子之子孫樂無所不可而小人無所可夫人奈何其不爲君子也華伯聞余言有當於心曰善哉有位者聞斯言則天下國家可壽也孫公其必欣然舉諸公之觴

壽和翁周老公祖序

余林居久頗留意於養壽之事略有所窺大都沈潛凝重者壽愷悌寬厚者壽此壽質也而遇有隱顯隱者用之以美厥靈根顯者用之以濟天下之事安天下之人皆可以壽余每以此觀人鮮有失者余郡二千石周公其先大人曾爲郡理余得望見之蓋仁人君子也用法平恕極有恩德於士民周公自幼以才稱好學及長居身儉朴處鄉人謙退甚有美譽余聞之殊喜不謂復來典郡豈非士民之福哉公成進士爲廷評仕人以廷評爲閒局率欲跳而之郎署公坦然肅然出公門入私邸不妄交游求名譽不干謁時貴久之當事者覺其賢五年當恤刑以公之旨中其所平反甚多皆合天道協人情爰書至京師人人驚服當事者乃知周公果賢者也故以公守眞定天下大郡四眞定居一焉然於畿輔千里居中央於天下

爲四輪之區國家之棟柱也其地不啻重二千石不啻等方岳海內恬熙日久人尙奢華百邪俱作而歸於好利錢穀之朘削士大夫宜所不忍而太宰至以爲言公天性皓潔一切出納付之其人不能不坐觀耳屬吏望郡朝若皓日之射目冰玉之瑩神不敢動苞苴之念始至侮法害人者環列階下姓名具得第取其甚者正法餘皆明舍之曰不悛者僵矣始至文墨之積若山也囚徒之待鞫滿圄也其所關聯牽引滿城也電矚而霆斷之不數日而几閣空州者歸州邑者歸邑重者往往輕輕者釋贖者免又性不喜榜格兩造既備爲決是非輒罷去往時吏卒數至州邑督事甚騷也自公至絕不遣一人鷄犬皆寧矣公嘯笑不苟和氣盎然至於事所當爲法所當執不撓於彊禦不怵於利害中黃賁育之勇無以加焉夫周公者非所謂有壽質而用之以安天下之人濟天下之事者耶是故三十二城之長吏之父老之子弟無不頌仁明感恩澤者天居高而聽卑公之膺百福臻永年不待子卿之相季主之卜也公恤刑省中所掀而活之覆盆之下者多矣然猶可數也典郡以來獄訟之所平反無論也督屬所開荒田振業者淫霖爲災所發倉廩給及請兩臺奏蠲田租者所設粥食虛者此皆不可指數也積功種德若斯之盛足以福及子孫有餘且三晉之人世受周公之恩德家頌戶祝其祉福可勝道哉先是楚相擅朝盡毀天下之書院眞定故有恆陽書院至周公乃以傅直指之檄復修之聚英才其中親爲講藝宣扶世教興起人文豈小功小善也哉諸長吏及公誕辰屬余文壽焉余以天道人情知公之必壽夫余曷能文第養壽之事留意頗

久所言當不虛也

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

今夫千尋百圍之松柏閱緜曠久遠而亭亭菁菁色蒼而神悅者則必其結根於窮巖絕島之中人跡之所不能涉斧斤之所不及兵燹之所不入故得以全其天性而無患惟人亦然深山窮皋之中往往有隱人焉遺榮貴身逃世獨處閉目而不視絩耳而不聽塞兌而不言藏身而不動虛心而不思以儲精頤神而又吸二氣之精英竊三辰之光氣嚼草木之華滋被雲霞之漸染受風霆波濤萬籟之震響澡溉神明灑練五藏變易毛髮骨髓故能遺世而長存與山石無極余所親西渠李公今年八十甚健能乘馬其鬚鬢無白者人疑其以綠藥塗之也夫李公少而爲郡諸生足致祿位以其先世爲執金吾棄之入京襲祖職執金吾之勢故重李公自世宗朝以才幹著名屢承上命緹騎下郡國稱意旨陞敘加等恩隆所生李公固非深山窮皋之士也其效力於國家久非暇閉關習靜也居長安芬麗之中非能不見可欲也然而李公若彼者此則幾於古之靜者乎韋布乎茀冕山林乎市朝岑寂乎喧囂逍遙乎鞅掌者乎此則有得於貴己之術者乎蓋亦天之所嚮用焉公嘗遠逮一時貴其人慮緹騎之躁其家也則駕艇以迎傔從仍欲至其家公叱止之其人感不勝以重賂進公不受事絕其人重拜去於是朝紳聞之皆以爲公長者而是時公年六十六矣前此無子是歲舉一子僉以爲天道不爽公之壽殆未涯也孔子曰仁者靜靜則壽

養生家以爲此修練之說也審如此則當言靜者壽耳仁者愛人故不擾人不擾人而顧自擾乎不擾之謂靜之謂仁故可以安身可以安人可以得天李公其庶乎余姪清翮公之壻也余嘗疑公之壽必有異術屬余姪問之既而聞時貴之事曰吾得之矣遂書之使往稱觴

壽仰西雷君七十序

世之論者見牽車服賈之中有賢人焉則曰是商隱也此繇於好仕進遂以概天下之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治古之時何人不賢好修之人何所不勉豈必仕進而後稱賢乎是率天下顛蹶於富貴者也於是吏隱之說生夫吏則非隱隱則非吏吏而爲隱是言而云默馳而云坐也安得此欺世語乎澆薄之世人皆以仕爲華不得已而後農焉工焉商焉故以其賢人爲隱然則仕者皆賢人耶農工商皆不賢人耶謬矣謬矣夫仕者能修其身乎能營職不懈乎能取秩祿不牟乎能無害下民能知止足乎此則賢士之所爲也而求之於世何其罕睹也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且非商之正意也皆所謂壟斷者也商即貪而巧爲贏可賞也仕者爲之即其贏不賞其害亦不賞故凡時之衰亂而民之弗康皆士之所致也而三者不與焉余友張叔立爲余言所善南昌鄒君時雨商之賢者也雅好讀書時時稱說今之文章家其善者大抵摸擬若優孟勦襲若偸獨喜余之所爲文余謝不敢當無何而鄒君因叔立請余文爲雷君仰西七十壽蓋雷君之與鄒君猶信陵之與平原也雷君先鄒君而商於吾趙鄒君曰雷君天性孝友事父母及

庶母皆愉愉得其歡心兄弟三人極相愛仲弟之子長於己子婚娶必先之季蚤世撫恤其家恩勤備至雷故茂族人衆皆以恩綴之周匱振弱嘉善遂能無問親疎曰同源共本孰其爲疎者乎君牧己以卑飲人以和而其中卓然有所自持遇事毅然無所反顧曾有無賴訟之於郡朝君大夫知雷君善類桎訟者將坐之君爲之固請得脫其人徒跣泣謝君溫諭罷之相與和好如初君晚年家產益豐子孫繩繩有仕者遂不復北來日掃一室讀古今名人之文與至則結侶出遊送飛鳥於高雲觀躍魚於綠水逌然甚樂也雷君今年七十矣而形茂神彊不類七十人叔立亦嘗識雷君知其賢者今天下風俗之美者無過江西游宦者多取金錢得罪名教歸家卽鄉黨不與言聞南昌之士大夫皆重雷君之誼與之往來締爲婚姻以視夫仕而貪鶩害民以自爲膏者誠相遠甚齒老分盈夢家鄉山林以爲不祥何如雷君晚節里居擅林泉之樂不宜仕者恆仕雷君之賢宜仕而未仕何必稱隱其宜壽也則壽且未艾哉

壽李母袁太孺人序

余大母李太孺人汝立之父別駕公之姑母也余爲冢孫生而蚤先君子及余皆嘗與別駕公同爲諸生先君子晚而舉余妹以女汝立之季弟李太孺人蓋數稱袁太孺人之賢云袁太孺人有一女未有子乃娶趙孺人及董孺人趙孺人生汝立生汝立時別駕公五十一矣甚喜袁太孺人尤甚喜推燥就溼視之不啻己出既而董孺人生汝實趙孺人又生國任太孺人愛之猶汝立也其姊已適柏鄉趙氏視之不啻

同胞焉。別駕公仕爲河間郡學博。既而爲南陽東昌郡別駕。太孺人皆不之任。曰任中閒。吾性所不能。即恐坐殺。而居家督耕種蠶織。儉薄易奉恆如未貴時。以是別駕公所至厲清節。空囊往來。而田園不荒。資業尤存。太孺人不之任之故也。別駕公猶見汝立爲諸生。年十六矣。汝立受別駕公遺命。從學於余。余第爲之論文。汝立苦學。不啻嚴父師。督趣之者。每讀書恆至夜分。太孺人欲其臥。不從。曰孰也。讀書而病者乎。太孺人憐其志。則爲之釀酒腶肉。具諸飲食。令無饑渴。汝立資敏而學銳。弱冠即成進士。升龍鳳之署。今國任亦軒翥將翔矣。太孺人之教也。汝立之宦京朝也。太孺人乃之任。久之。汝立念太孺人居邸舍中。不若家居之適也。請告而歸。今年八十二矣。尚健。其督耕種蠶織如嚮時。膝下有兩孫。甚懽也。除月七日。其初度也。諸賓婚問所以爲壽者於余。余不佞。以爲太孺人之賢達。閨中所未易得也。自后妃以至於士庶人。皆欲得意。得意矣。皆欲成子姓。以無子爲極悲。即他人有子。非吾子也。勤家節用之意。往往而衰。太孺人順所天之志。軫宗祀之重。以有子爲喜。而無人我。可不謂賢乎。人之所謂極悲。而以爲極喜。然誠可爲極喜也。有子如汝立者。榮耀光華。同於自出。而聲名過之。可不謂達乎。余聞里中諸母每論袁太孺人及余大母之性行。余大母自余大父未仕時。家不甚溫。親識儕急者以告。輒割所有與之。時至匱竭。家人頗以爲苦。然大母視人之饑寒甚於己。其天性行之出無心。非人所能學也。袁太孺人則一錢不妄出。外家有私乞者。即正色拒之曰。吾家僅足支耳。寧不爲兒子計耶。袁太孺人可謂善學余大母者也。榮耀光

華世所不乏惟賢達甚難壽亦人所時有惟賢達必壽其壽益光請以是爲太孺人稱觴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余居於泰陸之野靜坐繙經以其暇日課童蒔植啖英含滋見夫根幹之胞弱者占護甚勤猶恐顛頹冬則窟藏以待春煦恆棄去之曰奈何役心於此此游間無事之人所以飾亭館而供玩弄者也彼夫深山幽壑之松柏人迹不至剛風之所震撼烈日之所灼爍洪波之所衝激明霜積雪之所栖集適足以堅其腠理而暢其精神故能干霄直上爲夏屋明堂之需也英雄豪傑之士亦若是焉矣其所以成德業而垂休光者率從艱難困苦中得之自古及今歷歷可數邯鄲宰歐陽公者蜀之名士也其父歐陽翁明經高等秋試屢躓至庚子鼎試期病不能赴此時歐陽公弱冠學已成翁欲其赴試公遷延不肯行翁曰爾以我病耶行乎則可蠲矣公不得已而行獨母王太夫人與幼弟居頃之翁病益篤太夫人恐一旦不可諱而萬無能支也則夙夜籲天請以身代且割股肉入藥中以進翁飲之頓蘇歐陽公試已遽歸及見翁以爲必售而復不售也乃謂歐陽公曰爾之於學茂矣而運數未利無庸懼懼爲也翁竟不起家貧甚歐陽公竭力送養其學不臥不休至己酉乃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爲邯鄲宰人謂歐陽公名士久不售今乃得意矣不知公之心無一食一息不念父病時使己赴試母割股以留父須臾待己之歸歸矣又望其得舉而竟不果所望而逝也卽太夫人從崩摧切剝嗚咽涕泗中見其子之得宮亦豈能一食一息而忘之耶

是以公之爲邯鄲也。律己廉隅乎若陷險也。砥節頊頊乎若終窶也。服政憧憧乎若有所迫也。惠下惴惴乎若瘝於身也。蓋公痛先志之不遂。念母氏之勞苦。庚子之事。旦於思而夕於夢。孝情結憾。不知人間有富貴逸樂。故其立志甚潔。其植操甚固。其爲善甚猛。皆繇太夫人之身教。而諄諄提命不與焉。蓋自太夫人親見其爲宰心力盡矣。士民寧矣。德音亨矣。而其痛心疾首。乃可以自慰也已矣。是故太夫人之膺後福。綏永年。殆未可量也。以先公之所未盡。太夫人之所自求。歐陽公之所養志。邯鄲老幼士女之所祝頌。足以知之矣。今年七月。爲太夫人初度。年六十。歐陽公欲得余言爲壽。余嘗觀漢史。繁陽馮偉伯。光武時爲三公。恭約任職。其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古之聖主。皆知其臣之家世積德。偉伯之母。必有令儀高節。足以垂憲作師者。故能生國楨而隆帝眷。作史者蓋不知而闕如也。歐陽公異日者。必能爲偉伯。余知王太夫人之事。是以論著於篇。俾後之君子有以稽覽焉。

壽顧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洪範稱嚮用五福。首曰壽。而攸好德居其四焉。孔子稱舜之福。曰位祿名壽。名乃在壽之先。夫德。吾所自好也。名。吾所自致也。而何以謂之福哉。夫通天下之人而計之。富貴之人少。若求德人其中。則富貴之人甚多矣。故曰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無德與名而徒富貴。豈惟不若貧賤而賢者。曾不得與貧賤之

庸人等何也此無可恥而彼可恥也今夫富貴之人蓋有終其身無一道義之言無一方格之行其所交與無一雅似之人勳業文采無可稱述日事君而不知忠也日臨民而不知惠也天性之愛猶知有孝慈焉求其所謂孝慈者不越乎衣服食飲口體之間雖摯焉君子不取也夫士人若此彼處閨閣之中者何從而知之則以爲是之謂福是之謂慈是之謂孝而已矣斯其人甚可憫也維揚顧所建者鎮遠侯武毅公之九世孫也顧氏弈世象賢皆貴而能貧守先王之法志效忠貞於國家與他侯家異士大夫之賢者皆樂與之游所建之父曰貞白先生娶何夫人生子殤而繼配王太夫人生所建所建束錦而稱奇穎父見背時年二十學已成其文章已足名世太夫人曰孺子勿自廣也其博求海內之賢豪君子而從之游維揚固周行也海內之賢豪君子取道者多欲訪所建所建皆傾心折節先之至則不勝喜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卽躬率諸婦執爨出美肴大糈留客夜深不愒或蒼踣無所有卽撤環瑱往質之惟恐客之不懽也久之請於母出游之金陵已入京師嗣勳衞適倭蹈朝鮮所建欲從軍一用其倜儻奇偉之畫策而當事者主封貢不果會鑛稅議起金吾與貂璫雜出或欲以屬所建所建掉之遂請急歸頃之游楚游越北游徐沛之齊魯之趙西從蒲坂入關中所至覽其名山大川探古人之遺蹟與其豪傑遊已而徧歷九邊觀其形勢要害及中國之將士軍實喟然興歎已而游宛洛歸戲綵弄烏歡太夫人以暇日盡發所藏書讀之至先朝諸功臣事輒記甚悉乃牒武毅而下爲世家餘爲外紀又爲廣陵文獻紀百卷今年太夫人

七十矣。所建悉徵海內之能文者。以爲太夫人壽。而猥及余。余非能文者也。然好談忠孝節義事。昔劉向傳列女而先母儀。二妃三母尚矣。學士家所稱。里巷所共傳說。莫如孟母。孟母能成其子爲大儒。而其名隨以不朽。此慈孝之大者也。母儀之所係。豈眇哉。所建與余書曰。某三十外始學禮讓。非老母督教不至是。所建豈謬譔耶。意者前此所尚。在乎節俠文章。今乃歸於禮讓。其所得於太夫人之教深矣。聞太夫人甚健。不類七十人。客至。治饋具如向時。富貴而壽。亦人之所有也。而太夫人賢。能成其子。是之謂雅壽。自維揚有所建。而先世之忠勤。當代之賢人君子。皆賴之以著於來世。矧太夫人之內德母儀。豈不與孟母並傳哉。古今之侯王無算。鮮若顧氏之世濟其美者。然太夫人之福德甚盛矣。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夫人之成君子豈易哉。天地篤生之。父母教養之。兼是而後成。然得之於母爲多。蓋其未知未識之時。固已陶染而漸漬之。以生其知識。善惡幾於定矣。譬之物產於地。得地之氣爲多。其不材者固非雨露風霆之所能變化也。故詩首后妃之賢。而繼以螽斯麟趾之應。夫二南之化。兔罝干城。而況其子孫乎。蓋婦德難成。婦德成則吉祥之所集也。福祿之所求也。今之世若史仁齋先生者。君子也。余往者欲爲兒輩求師。不能使之遠涉。適所舉士與選。託之求賢者來爲學博。因得史先生。史先生至。余睹其貌。溫溫抑抑如也。聽其言。愔愔悃悃如也。探其度。渾渾浩浩如也。則允矣君子者也。乃使兒輩北面爲弟子。因得以知先

之母楊太孺人有名賢母也先生之先世執金吾父曰松峯公父母皆早世大母老尙在家徵矣太孺人以此時歸松峯公公爲人高冠奇服抗志雲表視長安中營營驅驅者每代爲之恥故自處於岑寂蕭閒之地以保其志向然甘旨之不給不能無慮太孺人矻矻紡績織紝以供大母而孝情宛篤克致其歡松峯公出私門入公門不問家事而太孺人理內籌外井井有第纖微淩雜之務咸得其宜公得以專心王事而生產漸饒史先生兄弟三人皆業儒公不暇精爲督課也太孺人以身兼之三人者懍若父師進修匪懈相繼爲諸生經行表著史先生舉於鄉而史氏之祚大振矣太孺人有二女子時時舉古者生女臥之牀下弄之瓦甎齋告先君之義而訓戒之議酒食習女紅無得暇逸擇其壻惟求佳士不問門閥二人者今德清縉雲令也爲政皆有譽望夫雖有才士而不得內助吾未見三翮而飛者也松峯公堂弟析箸居久之貧塊鞠無所依依公公收之與同居以老待女嫗嚴然未嘗輕爲敲扑性儉素睹俗益奢麗詭服妖飾厭之數以爲戒今年太孺人八十矣史先生同僚韓先生及通學諸生謀詞於余賀焉史先生曰家慈之平生誠足以壽不肖爲冷官不足以顯親又無厚祿之養何以娛母余聞之曰孝子之事親何足焉舜猶不足余聞先生之爲諸生卽以孝聞客歲平山缺令當道者以先生攝事余心謂先生奈何舍琴書之樂而就鞅掌先生至平山則迎養太孺人余乃知先生以學博力不能迎養也則歎曰史先生孝哉余未免爲張奉之見焉夫以爵祿語孝則周襄王亦孝矣太孺人之平生旣足以壽其子孫賢而且多女得

快壻先生之孝行稱於遠邇名譽動乎公卿足以樂太孺人之志且慈孝之德神明之所持也太孺人之年其與山石無極哉。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余弱冠學於恆陽書院與張仲賢同硯席最厚善余師艾純卿先生而兄仲賢父西平公尚在至卽爵之肴蔬皆精潔鷄甚肥他家所未有云飼之有法余方爲諸生貧每三謝不能當仲賢名藉甚諸生間余忝與雁行爲西平公所器仲賢之元配石孺人所謂知子之愛之者也余以是知石孺人內奉養能歡姑舅外差賓客婦道甚備仲賢得內助一意趨學青雲可立致殊自得也余幸獲科名仲賢久不遇相與益厚令其子實甫從余學仲賢竟以廣文終實甫亦竟不遇而實甫之弟著甫有子達宸爲諸生才復從余學今年石孺人八十矣余數見著甫問孺人知其安健則曰孺人宜壽吾聞古人之言曰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又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孺人之始歸也西平公李太孺人夫婦具存家道殷富仲賢爲名士琴瑟靜好伉儷之情甚篤而又早成子姓世其經學斯可謂運命之極亨人生之盛際矣逮其中道所歷艱難痛楚之事良亦不少以迄於今猶涉太行者險阻旣窮而卽於平路且著甫天性甚孝愛譽聞於宗族而行誼重於鄉黨兒女滿前大者誦書小者嬉娛人之生也始中終兼美爲難而終尤急焉孺人之始甚得意然而不驕也勤苦節約以慮方來故能處艱難痛楚之時而不憊不困謀之寢門之內而成禮合義

以昭前德。綏後福。其有功於張氏大矣。是以明神佑之。而俾食報於未艾也。故曰孺人宜壽。諸親舊將爲孺人壽。而著甫必欲得余爲詞。余不敢辭也。而論次其所習聞者如此。孺人必將曰。是夫子之深交。以爲君子。而令吾子北面事之者也。是吾家四世之交。淡成而不渝者也。是其人必不妄語者也。而以吾爲宜壽。吾乃今知免於戾矣。必爲之益加匕箸。於是益足以明著甫之天性至孝也。豈惟能養哉。幾於白華之旨矣。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今年天下舉士於鄉里中。人言所舉。僉擬汝立曰必舉。是其人少年勤學。終歲未嘗見其市游閭立。既而果舉。僉曰如何矣。則人人喜曰。是其家世長厚。必不踦鄉黨宜舉。余親聞之。余之喜則又甚焉。蓋汝立之父別駕公。余大母別駕公之姑也。余少長見器重。公晚年又與先館陶公締爲婚姻。別駕公。吾趙之名士也。精易學。試於有司者十有一而不偶。竟以歲貢起家。至南陽萊州東昌別駕。公疾革時。謂汝立異日者爾則從考功治書。汝立從余游。以書舉於鄉。此余之所爲喜也。然余之所望於汝立者甚遠。卽以文言之。余論文甚嚴。未嘗輕許可。後進或狂而不信。或河漢而無極。汝立以文藉甚諸生間。余恆鐫之無所假。汝立愈自以爲未學。其進愈銳。汝立之志之識。不與俗同如此。今汝立之名登於天府矣。余請言其進於文者。我國初取士。辟召最重。其後歲貢重。不甚重制舉。又其後則制舉獨重。以至於今。家絃戶誦。皆爲制舉

者也北方之士往往得舉者有積有虛今在所有之卽吾邑先達每數十年一舉今每舉有之余試問乎汝立當今之人才其可謂盛耶否耶夫國家之所以設科羅人才其禮遇之甚隆其養之甚渥何也將欲用之以共治天下也今天下其可謂治耶否耶汝立不見乎今之天下乎三光曠隣也百姓侹侹也寇賊姦宄攘攘也夫安可謂治設使上自三公九卿百執事以至州縣之令長皆得人天下豈至是耶然則今天下之人才亦安可謂盛也然則國家禮遇之甚隆養之甚渥何也且士大夫無論有深謀遠猷以扶本朝而安生民卽人人食祿無所害天下亦必不亂天下而至於亂則在位者有分外之害也今夫種樹者慮蝎之害樹則以輕鑿修鉤去之未聞其愛惜而培養之也而世之所謂才者其不害樹者寡矣可不歎哉蓋自古承平之久未有不若此者也上焉者與人以富貴而忘其所以與之之意下焉者受富貴於人而忘其與之之爲恩皆以其勞苦之所宜得而文雅之所自致亦甚可笑也夫天下之民不過農工商耳而士爲之首是天下之民所待以治者也古之教太子者胥於國家欲其先爲士也夫君且先爲士也而況於卿相乎蓋士道之大如此故士之以天下國家爲事也非自任也猶農之服田工之飭材商賈之牽車牛而四方也其本業然也士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反害之是三民之不若也世之人顚冥於利欲久矣其稍覺悟者則必曰吾一人如天下國家何余將告之曰伊尹非一人耶何以任天下哉則必曰吾乃伊尹也乎哉余則又告之曰伊尹非人耶卽如若言人人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則天下治矣人人皆曰吾非

伊尹。則天下國家之事。孰其爲之。然則必各營其私。共害天下國家而後可也。士習若此。其學可知矣。其文之邪僻可知矣。夫其中豈無二三豪傑之士。而頻頻之黨甚衆。不得獨行其志。是以世道日非。而民生日蹙也。士者有能知國恩之不可負。則亦可以與言矣。余之於汝立。則望其必爲豪傑。肩天下國家之重。而無爲一身一家之計。與古今之豪傑比。而無自混於流俗庸人之中。夫如是乃謂之士。乃國家所以取士之意。汝立行且舉於禮闈。徧睹一世之才士。有同志者。卽以余言告之。與之共報國家。而拯斯世之患。俾天下知制舉之重。則不亦甚都也哉。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今有千金於此。中衢而下令曰。能左言者以此與之。則千萬人爭爲左言。以覬得千金。忽有一人焉爲右言。則衆大譟。何則。彼皆市井之人。而此一人者士人也。千金厚賂也。暫爲左言。非遂成夷狄也。而得千金。可以養老恤幼。天下之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有什百千萬於此。然而士人必不可者。以士人異於市井。若苟焉而逐利。則與市井不殊。今天下之士人。其所爲文。去左言無幾。而皆用之以取青紫久矣。衡文者曾無一人出而正之。豈不異哉。今年秋試衡文者爲江西吳太史。餘姚孫太史。余聞之曰。是其將正士習乎。夫江西實多君子。往往講學尙節義。孫太史者。是忠烈之裔。文獻世家也。是其將正士習乎。已而聞其與士子約。文險詖者不收。余語人曰。必張珍夫也。吾邑之舉者。頃之吉語至矣。蓋取文以險詖。是使工畫

鬼者也。夫豈無工拙觀者未必皆巧目而第取其駴人者。愈醜愈易售。卽險詖亦得其似。則郭舍人之語。必有合於方朔之解。而郢人之書。鮮不當於燕相之意矣。故倖進者恆多。惟以雅道取士。則所得必多眞才矣。珍夫自幼以穎秀稱。博學能文。然不爲險詖之文。以故屢躓於有司。至今年父兄鄉黨不甚期望之矣。而竟得舉。夫有天下者。皆闢富貴之塗。以誘才智之士而用之。繇於正則得正人。繇於邪則得邪人。誘非其塗。則人皆失其常性。而壞其舊俗。何以明之。燕趙之士。慷慨任俠。自古而然矣。慷慨任俠。固非聖賢之道。然其人讀書明理義。則可以成忠孝之節。今燕趙之人。無論閭閻子弟。卽士人之中。有一慷慨任俠者乎。珍夫溫夷可親。而立志較然不欺。景慕賢豪如不及。疾惡如讐。意之所不樂。雖違衆必止。分之所不投。雖貴勢弗拘。蓋以慷慨任俠之氣。而成忠孝之節者也。假令非遇二太史以雅道取士。則國家不得珍夫之用。衡文者所係。豈輕乎哉。珍夫爲諸生淹滯矣。然不以淹滯故。左言取千金。畫鬼求售於此。可見珍夫。然竟遇知者。人生誠有命。枉而遇貞而遇。皆命也。命不利。卽枉亦不遇。徒自醜耳。故君子守貞。珍夫得之矣。余退廢田居。憂世之心不已。覩文體之衰。不揣而以筆舌正之。第空言沮之。而厚利招之。誰吾從者。則有仰天歎耳。不謂首善之地。得二太史與余之見合。而雅士如珍夫者。得列於賢書。計燕趙之間。得人必多。天下之士習。將自此遂正。而國家生民賴之哉。譬若鵠鴿飛且鳴矣。君子修之己。以救天下。豈有息焉。珍夫其益自信。惟懋之哉。

賀梁文學在宥補蔭序

先是在宥上疏闕下言臣祖故冢宰某爲少司徒時三年考績蔭臣伯父官生後臣祖爲大司馬以邊功蒙恩蔭子臣伯父改執金吾延於世世以臣父爲官生臣父不幸短折臣方孩幼臣祖里居未敢具疏復棄聖世臣身孤祚薄有愧象賢我國家優厚大臣蔭子未仕而物故者咸得移予況臣祖服官三十餘年竭力營職總薊遼及任本兵安攘之功頗多臣父未得終被聖恩臣幸成立謹稽首頓首以請於是制下主爵議上報可余受太宰珪璧之重在宥梟其叔祖升吉叔衆甫尚甫皆與余遊相善聞之喜可知也太宰躬明叡之性涵洪流之量國家之遺儀軌事天下之風謠土俗九邊之形勢機宜纖微曲折無不較若列眉燦若指掌而又精神强茂能勞苦不勘居一官即盡心於其事籌之甚精而趨之若不及既爲公卿愈益勤悉所至皆著勳績而仗鉞薊遼屢轡强敵之氣奏橫草之功正位司馬幕畫廟勝邊塵坐息夫古今安有爲臣如此而不至大官受上賞者乎身歿之後持文墨者以其故相之門人而深求之夫其所謂門人非北面伏膺而受業也一日之間四方之人偶然而遇之遂足爲累乎且夫出故相之門者往往歡驕驕陵上虐下有以少宰而侮冢宰出褻穢之語者奪情之事敢言者數人杖之戍之而侍御露章得罪三年不見釋竟隕厥軀則其人之所從臾也隨牒而游者萬里一塗輸佞貢諛乃得陟榮要不者爲其人所齮齕則余嘗被之矣其他承聲順恉司金穀者丈量鼓鑄騷擾及鷄犬又噤害善良而曰不附權彼

司寇者。令郡國多決囚。丹市溢川。而元勳之裔。當以大辟。猶迄今稱賢。公持謙執慎。一意勤官。單門未進。皆如大賓。貌隆情周。惟恐不薾。何嘗侮一君子。引一宵人。生一釁端。戕一鰥寡。然則公之致身鼎足。國恩及子孫。固其宜也。而論者以所遭不幸。掩其大功大美。可不惜哉。在宥郭氏之甥也。華伯及其諸弟屬余言賀之。而是時公未有卹典。余是以述公之德。恐在宥兄弟年少不盡知。亦欲深求者。倘聞余言而察之。芻蕘未必可採。然公仁厚長者。克若天之大律。梁氏之後人。其必寖昌矣。

賀熙甫成武進士序

世道之有古今也。自戰國而卿。至唐宋而甚。至今日而極。古之人自君王以至於士人。未有不兼文武者也。朝無將相之分。野無兵農之異。至春秋衰微矣。然晉文公謀元帥於趙衰。曰郤穀可。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而單襄公之論文也。曰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此十一者。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天緯地。文之象也。然勇在其中。故曰勇。文之帥也。言能武也。春秋之稱文武如此。至羣雄並起。日尋干戈。而善戰陳者起而佐之。相爭無寧日。故謂之戰國。秦以最強取天下。文遂偃矣。漢之興。乃稍有文。而與武遂劃爲二塗。然猶有古意。至唐宋。則以墨研毫素爲文。弓矢戈矛爲武。以迄於今。士不復知文武。而所謂文吏者。乃自貴而輕武。武亦鮮足重者。世道之壞也。人才之乏也。無復之矣。熙甫少而業儒。不利。其父職方公。有文武之略。不能驩俗貴人。壯齡放棄而早世。熙甫痛先志之不伸。仗劍而出。從軍薊門。欲得當以取功名。孤身

邊塞。備嘗苦辛。而一二狄山之徒。不能用之。念此時惟武科可自致。其技不過能射對策。勉而就之。癸丑遂成進士。熙甫以勞苦久。數有薦書。卽未成進士。已宜拔擢。而武科以賄行耳。明年乃授守備薊門之義院口舊文吏尙在掣曳。難有爲。母李太夫人多病。遂暫歸。熙甫立志砥節。不欲爲恆人。其於文武。不欲爲流俗之文武。況以武自命乎。然周之方興。詩人詠其人才之盛。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夫能爲公侯之干城者。其謀勇可知也。自非忠赤不貳。純心幹國。則不可爲公侯之腹心。此豈不可謂賢俊雄奇之士乎。而謂之曰武夫。此俗人之所不欲居。而有志者之所勉也。夫士而僅能墨研毫素者。甚無益於天下。而末世懸高爵厚祿以驕之。猶有盜賊。則以能弓矢戈矛者爲命。亦足羞也。古之爲士者。進修之暇。則射鳧鴈以供賓客。蓋未有不能射者。今之士大夫。鮮有能張弓挾矢者也。夫人不能射。則其心志日以懈惰。而筋肉駑緩。不足以當勞苦。成勳業。是以先王重之。繇茲以談。今天下幾無士矣。熙甫勉之哉。今天下漸欲多事。拯世垂名。非可以遜之人也。熙甫之子玄孚。年十七。近爲諸生矣。其亦無以今之名士自命哉。

賀賈元禮食廩序

昔孟子稱人皆有心。心主於思。思而得之爲大人。弗思爲小人。至哉其論學乎。舉世之人。罕有用思者也。有人於此。遺我以壺餐束脯。其意必有所爲。吾思之而知其所爲。則必思有以報之。而世之人所受。有百倍於壺餐束脯者。若以爲固有之。不以與之爲德。至乃忍於相負。此未若無心之愈也。而何標季之世。皆

其人也。國家令甲。學使者較諸生高等。得食廩。此豈爲其能文耶。能文何與國家事。凡食廩者皆哺哺飽耳。亦有思其所爲者乎。自食廩而進之。則爲鄉舉升第。通籍金閨。而疏爵享祿。榮父母以及妻子。潤及姻族。亦有思其所爲者乎。嗟嗟。鮮矣稀矣。而不見夫綬之若若。冠之峨峨者乎。有不括利圮物者乎。此皆起諸生者也。而廩食之。是聚狼而飤之也。明年當大比士。今年學使者楚周公較諸生高等。先廩食之。而從余遊者賈元禮首被拔擢。不知元禮亦嘗思其所爲否。而不見夫周公乎。鮭冠而繡服。貴矣。侍御爲兩京學使者。即不復外補。坐致九列。惟計日以待耳。而比者周公上封事。指九重之闕。責鼎鉉之負。怦怦悃悃。無所隱諱。幸而優容。止於奪一歲俸。然亦危矣。夫周公舍泰山四維之安。而冒焦原跟趾之危。豈不見囊頭塞耳者之可以無虞哉。誠豪傑忠義之性。得之於天。亦其鮭冠繡服。受爵祿之榮。而思其所爲。有不能自已焉者也。夫不癡不狂。名不彰。彼夫囊頭塞耳者。自以爲得保富貴之術。而不知國家設爵祿以待士之意。謂何。非弗思之過耶。又況夫害民誤國。重負朝廷養士之恩者哉。元禮試一思之。則立志自不容卑。行身自不容苟。趨學自不容不力。交與自不容不愼。夫卿相之賢者。皆諸生之賢者也。周公今之賢者也。余大兒清衡。今年補諸生。亦出周公門下。余深以爲幸。元禮其試思之。則何必慕古人哉。

賀呂元仲入太學序

元仲兄弟皆才士也。好學。能文章。孝友倜儻。濟濟斌斌。遐邇羨異之。伯氏桓伯。丙戌成進士。起家邑令。爲

給諫歷藩臬矣癸丑輔季成進士試宰蒲城而元仲尙爲諸生秋試屢不利則歎且笑曰諸生稱弟子員非長年之稱也藍袍而靑領束之以縗非長年之服也吾何爲者哉會有令廩生多年屢試者得入貲遊太學需次選除元仲遂攜貲入長安就之時輔季正試政長安相見曰吾亦得官矣朝夕歡飮者久之而竣於是親友多向余言元仲之才優於科第而僅僅小成如此或言繇太學尙可就試不廢科第也余應之曰才者必第耶則造化可預定安在其莫爲莫致且人生亦何必第自古取士之法鄕舉里選固不能無詐然意則近雅自是而後或以對策或以詩賦漸入鄙俚至時文而極矣舉天下聰明才辯之士聚之橫舍課之以老儒腐生之說試之以聲病對偶之文而誘之以高爵大祿命運利者忽而富貴莫知所以然其不利者愈苦愈拙揣摩萬方而不得猶庶幾一遇也而不能自已如孺子之逐鶉也夫鶉者飛於蓬翟之間非若鷹隼之高且疾也孺子隨而逐之相去步武而竟不能及倦而稍息則亦息焉追之則復飛喙喘罷亂而後已夫士之求富貴者運命不利而矻矻不休日復一日以至於老此孺子之見也若元仲者可以爲達矣夫仕宦之塗豪傑之所藉以策勳垂名者也何必進士科趨趕之徒得之而無所軒輊者多矣元仲業已脫於橫舍之拘離於鉛槧之役而復隨諸黃口兒徒跣入棘圍求晚收余有以知其必不爲也元仲之子贊勳弱齡爲諸生翩翩富文藻其能取科第無疑元仲卽坐而觀其翔可也然余觀其精神才諝當必有所表暨哉

賀載甫二令子同入學序

己酉當大比士學使者左公試諸生可大比者而拔童子之秀以補諸生柏鄉所進多於他處兄弟並進者數家載甫及其姪際昌之子皆兄弟並進載甫之子長曰升階襄美次曰升堂巽美皆垂髫能文並趨芹泮蓼輝玉映鄉里榮之呂神明之族也其在柏鄉者曾以儒起家中衰至載甫之伯兄給諫君而盛仲叔季氏皆有聲文學載甫蚤舉於鄉余往者數過其家給諫君兄弟列侍其父呂太公翼翼如也俞俞如也其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給諫君每遊宦歸則盡出其俸金上之太公置宅爲四區規模如一田不異尺寸一穀一醳無不共之其閨閣之中亦化爲雍熙靡有間言趙魏間語孝弟醇謹內行之嫺未有過呂氏者也昔漢之萬石君家蓋以孝弟醇謹稱天子愛而用之然無功業可見至以不知馬足見笑彼皆得之天性習染不知爲學是以其居朝居家惟孝弟醇謹而已迨其子孫貴盛之久併其家法而壞之夫貴盛者常人之所喜君子之所患也今天下皆不知學以學爲取富貴之計不知有君緜未聞古人之學也古之始學者即教以肄宵雅之三三者鹿鳴也四牡也皇皇者華也鹿鳴者君燕羣臣也飲之食之而又以筐篚將其厚意四牡者勞使臣之來也勤於王事至不遑將父與母皇華者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使之周爰咨詢君之愛敬其臣如此童子之時未能爲詩而先使之習此三者欲其知君臣之一體養其忠愛之心他日服官能示周行念靡盬勤採納以酬主上之知遇也豈徒爲愿朴之士而已乎然鹿鳴之不恌

言厚也。四牡之託興於雖。以其慤也。皇華之所謂周。語忠信也。緜孝弟醇謹。而充之以學。則伊傅旦奭之忠。卽孝弟醇謹之至而已。蓋余子清衡之入學也。余命之北向望闕而拜。非徒以余家世受國恩也。卽今者上命學使者試文郡。而童子得以齒於衣冠。異於凡民。非國恩也耶。童子輩聞神聖處元宮。便如視天。而不知學。卽所以事父。卽所以事君。卽所以事天也。父果遠乎。則君也天也。皆不遠也。以不學不悟。故以君爲遠。公卿大夫。孰非緜童子入學始者耶。余其時欲以示同學者。慮其駭而不信也。今以語載甫之子。庶使學者聞之。而知古人之學。不徒爲富貴國家或有賴焉。

賀劉士美入學序

劉士美者。余姑母之子也。其父從學於余祖武功公。未得入學。蚤世。余姑母茹荼飲泣。育士美與其兄士雄成立。兄已爲諸生。士美久不售。益發憤讀書。督學周公較士恆山。以士美補邑諸生。士美屢試。姑母朝夕望之。數不利。至是心益苦。乃果爲諸生矣。士美之先世。皆饒於貲。以勤儉相承。居於邑之西鄉。罕至城市。孝弟醇謹。存先民之風。余猶及見士美之祖。清癯頎長。衣冠雅朴。明曉經書。蓋嘗業儒而未偶。其望余姑丈之成甚殷。乃亦不偶。議者以爲劉氏宜興。其先世有隱行。又行寬厚。貧民佃其田。所糜穀或不能償。輒棄之。歌舞者衆矣。則宜興士美之祖父皆好學。有行誼。而闉阨不達。凝極則舒。蹙極而遂。故曰劉氏宜興。夫貞完之節。壯夫猶難。而況笄褵之人乎。乃有春華之年。所天見背。而能茹荼飲泣。撫育遺孤。以至成

立又能以慈兼嚴延師督甚俾之明經胡廣起於農家伯始遂爲文儒此世道之所倚而神明之所重也安得不豐其祝而昌其貽乎余姑母之不幸而成其節其於劉氏猶江河之流阨塞於孟門三峽之險傴仄噴薄而不得進衝激而下乃能迫天盪日以極其浩瀚之勢節之於天下大矣哉天地之所以清明也中華人類之所繇成也古之賢人名士每繇此興先是士美名發解將試時余爲易以發業既入學其兄弟來過余余沐髮未出念易有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欲字之著美及相見則士雄爲余言其家有雛鷄二首皆有文其一曰士其一曰美余曰我固欲字仲弟著美也士美卽其字矣異哉此劉氏將興之符也千里之跬步江河之濫觴在於今日則惟士美勖勉之哉

賀呂鶱叔舉孫序

天之將興人國也則其臣庶必賢而且多書稱純佑有商詩頌右序有周皆是道也惟家亦然天之將興人家也則其子孫必多而且賢世傳楊華陰何平陵之先皆有靈貺哲符宏允貽祉厥後皆如其兆絲髮不爽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不有積德安能致此乎比來吾郡士大夫家則稱柏鄉之呂爲盛焉恆伯起家進士爲給諫所至著名迹鶱叔元仲皆青衿高等軒翥將翔而輔季又成進士且非獨此也四君者其容貌皆瑰琦宇度皆恢卓言論皆慷慨而又皆愷悌坦率居鄉謙退待親友克惇和好夫選之衆士之中而求四人者猶難焉有四人者而同父母爲兄弟乎豈不盛哉而四君者生子又多且早輔季之二子皐

先入學就督學試爲諸生冠食廩次則元仲之子鬻叔之子經美年十六翩翩乎文矣哉而遂舉子鬻叔纔四十二遽有孫矣譬之大江之泉泰華之崖靈氣之所孕毓膏露之所滲潤琪樹瑤芝燁燁韡韡固其所乘之地蓋亦時之所値焉鬻叔之先世有積德卽其兄弟之孝友亦足以致百福之求而鬻叔豁然頹然與物無機而行己有則識者觀其面目腰腹而知其爲福人矣子孫秀蔚不亦宜乎自鬻叔舉孫而親知鄉黨無不歡欣歌舞持羊酒往賀而皆欲得余言余與鬻叔兄弟締金石之契非他人比喜自倍於他人然不敢徒相賀而已夫君子之事天猶事父母也怒則必求其悅悅矣而愈加愼焉昔虞升卿以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恐獲罪於天余亦垂二十年無所出不勝恐懼極身修德幸舉一孫余心稍安然此加愼之時也願與鬻叔俱從事焉

送柏鄉孔公還番禺序

孔公爲柏鄉宰二年許而遷鄭府審理凡遷王官者長吏而下率無缺名曰遷實禁錮之云不可勝劾藉此以驅除然曷可不愼也孔公結髮談道刻意尙行其下車時當路方議革徵收投櫃以防有司之染指孔公性不嗜利俸入之外不取一錢縣當通衢廚傳之費一切付之典守者相沿之習盡滌無論取贖鍰於詞訟也此其人可遷王官耶然孔公不善事尊貴又信心獨往不畏彊禦是以至此余甚爲孔公惜之公番禺人而宦於趙其歸將無以爲資斧及見孔公孔公夷然如常時語及遷曰命也余乃仰而歎曰嗟

乎此天下之所以貴君子者也服官未幾而得禁錮又無以爲歸計小人處此有號咷摽擗已耳而若是其澹泊也君子豈不貴哉然小人者以官爲市必不至於裸身而歸投櫃之事當路者議革不啻先甲後甲之諄詳而已有佯許之而不革者有革矣而取之益巧且多者斯其人而二年遷王官可以爲富家翁矣然猶不免於號咷摽擗也且斯人也又未必爲王官蓋小人者不難撓胸事尊貴而能骫骳於彊禦又腴民膏以行賂故曰未必爲王官顧小民則苦矣是未若潔己而貶位者也故曰天下貴君子於是孔公將行余與之言易及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車也者卿大夫之所爲賁也陽德居下束帛不及舍車而徒爲趾之賁賁及於趾文茵丹轂不足爲華矣且夫冕而乘車者終日於車中肢節拘攣未嘗不欲徒步以和於身若舍之而下則慮其褻威重而見笑不敢也是禁錮之象也若夫舍車而徒者則以草屨爲雲車海之內海之外無不可遊者而世之人以爲禁錮豈不惑哉孔公聞余言喜氣滿大宅曰今天下十五區余遊其十矣惟北方之未徧異日者當乘雲車來與先生盤桓煙霞之間此別暫耳乃解攜大笑而去

送雷鷺洲歸里序

凡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以其出於古聖人而相沿用之是曰徇名行之則若厲精而廢之則若昌被故不可以已是曰飾迹考績之法起於虞舜舜大聖人也行之而庶績咸熙有苗分北故後世率

繇至於今不替設使舜非大聖人而三載考績黜八元陟四凶以大亂天下則法止於其身矣故夫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且非獨此也又爲之說曰考績重典也凡所黜者不得復用且不得自明果如是則必服天下之心而後可而未必能也當事者誠不明不知天下之服與否而行之則天下之人猶有以亮之然率以不公故使天下不服如近日管志道之雅達也而黜馬猶龍之清直也而黜二子固皆有名然管以忤宰相馬以傷直指皆不可容而丁此呂以慷慨敢言黜沈司馬一言之激至於逮繫繇此言之考績之在於後世其行也不若其廢也何則論劾時有未嘗不黜賢者猶可伸眉至於考而黜則已矣而管志道猶得復起則以管繇比部爲臬司無何而左遷提舉以稱病歸未爲一日提舉也而黜當事者口呿而不能言故復用而馬猶龍以儀部督學江西三月而黜江西之士大夫公論素明人人不服然論者以爲考而黜者不可復用也夫使馬君不爲一日督學則亦必黜然則管與馬何以異哉今年考績雷鷺洲爲聞喜黜余聞而駭之鷺洲與余遊以仁義名簡相切劇必非得罪士大夫百姓者既而知其以鄰邑及僚友之隙飛語交射之故鷺洲入覲還過余曰復豫主臣典邑無狀負先生之明教良多然加之以酷則不敢當具言當事所指鄧邦禹等之狹死皆盜賊而任繼先者絕不知其人孝廉計偕者見彈章大笑曰是十數年前縱博其父怒撻之而雉經者也今遂以坐令君余曰是何待精說不聞孔子之論交友乎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人生操權據勢進則進退則退何必有其實余之卒生足下所知也爾鄉之

小司徒劾以賊如干而口代天言者。亦以爲貪。余貪人也。其取友必貪矣。君不貪酷。不亦可乎。嗟嗟世人。何必與之論是非哉。考而黜者不宜辨。而足下不服。余又妄謂後世之考績可廢。皆余二人之私言。不可以告人。鷺洲大笑。將別。余歌以送之曰。

士必遊宦。乃知世人。世人益疎。吾黨益親。軒者冕者。其鳶其鵰。毀之以譽。曲之則伸。登華山巔。觀滄海濱。飛仙爲侶。何悲我辰。

贈大將軍西泉麻公平倭序　代作

明興二百餘載。湛恩滂流。羣生鼓悅。威喻乎方外。罔有不服。天乃用毖於上。俾益兢業。以保永綏。蠢焉西夏之小醜。奮兵稱逆。於是大將軍西泉麻公。奉上命徂征。而是時倭奴青正大舉闖朝鮮。號數十萬。朝鮮不能枝。社稷將泯。其王棄國來奔。籲號求救。上爲之惻然動。擗然憑。怒命大臣將將征倭。久之無成功。倭甚驕。當事者怵細人讒言。倭欲得封。如昔年俺答事。卽退兵。歲修貢。輒信之爲請。以天使往。竟至辱國。當議封時。滿朝不可。共爭之不能拔。少司馬餘姚孫公言。方今中國一統。將吏如雲。以芮者倭也。何至不能戰而媾解。當事者遂以孫公出督薊遼兵。若曰以觀若戰焉矣。孫公至。則謀立將。參伍求之。得大將軍。推轂於朝。先是大將軍西征。無何卽芟夷蘊崇叛者。功甚高。至是建節延鎭矣。大將軍與孫公同心主戰決。其赴朝鮮。提兵千餘耳。賊犯稷山及谷。賊椿昌擊其衆。皆勝。所斬獲及奪所虜朝鮮男女頗多。犒裨將領

兵七千至軍威益熾。乃爲伏兵令練士五百至蔚山誘之出戰。蔚山賊巢也。賊巢凡十有八。蔚山最大城堅。賊出伏兵輒起。大將軍領大軍至。自朝至暮。與青正三十餘戰。遂引我兵至於大江之岸。大將軍下令曰。我與賊共此江矣。退者有軍法。軍皆殊死戰。賊兵大潰。墮江者甚衆。明日攻城隍塘。半秋廳皆破之。二寨皆賊巢也。賊入蔚山。不敢復出。是役也。斬獲甚多。悉燒其室廬。青正大懼。遣使持書求貢。大將軍叱絕之。會天陰雨。我兵圍蔚山月餘。大將軍覩賊兵尙衆。上疏求益兵。上益遣三將軍。領水陸兵至。共得八萬人。四將軍分爲四路攻賊。大將軍分蔚山西僧堡釜山等寨。皆城堅難攻者也。以其衆分爲四面。求賊不見一人。乃攻溫井。溫井亦賊巢也。破之。斬獲甚多。賊益無鬪志矣。諸巢賊悉入蔚山。我軍無衝城具。大將軍念窮困覆車之戒。夜襄其一面。賊果自燒其巢遁去。明日大將軍追至釜山。斬十餘賊。是夜賊遂渡海歸國。我軍至海岸而還。奪得糧二萬餘石。大銅神礮三座。每座重五百餘斤。大將軍凡斬賊一千四百四十五級。生擒其將一人。賊婦一人。奪所虜朝鮮男女一千三百餘人。畜六百餘頭。燒屋四千餘間。甲冑器械無論也。大將軍於平倭功最且多。朝鮮人爲立碑頌公德。先是我軍遠救屬國。稱天兵。頗有搜牢之聲。而大將軍所部。如風如林。在所不擾。是以朝鮮尤德之。大將軍竟以戰卻倭。君子以爲光。孫公之舉大將軍東征。時王子備兵密雲。知其良將。及王子撫延鎭。與大將軍姪祁山公共事。乞言以垂來遠。王子曰。始朝鮮之求救也。謂倭欲假道犯中國。以隘之故怒。此礙我也。語曰。猶穅及米。令朝鮮爲倭。烏可乎。大將軍

之功在社稷矣仁心愛士制御有紀所至人不知軍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祁山公爲將與大將軍等豈不盛哉

贈俞叟序

余生而少英雄之氣年十一爲嘉靖庚申歲大凶民餓死者相藉也余家東門內每至門外見之輒流涕夜則衾枕俱溼拾得一幼女養之不活大哭累日是以服官恆欲救民而士大夫鮮有惻隱之心大抵皆欲立致大官致大富耳士風如此兆民化之鮮有能爲善者余以嵇康之懶慢偶爲主爵銳意救民而不自量抱璽而歸前堂官俞杰送之抵里具道其父俞叟名文佳世農家減產教杰等兄弟四人讀書兩兄爲諸生杰爲吏一弟務農遵父之教惟勤惟儉家漸肥起大屋造宗祠修祖宗之墳墓又造橋梁以濟輿徒時時教人爲善爲善尤在孝父母然叟之事父母也甚孝實躬行之非以空言故鄉黨多化之者叟今將七十矣杰無以報恩欲求余言以贈余初歸宂甚不暇爲文然余平生聞一善人即如骨肉思稱傳之其在民間者尤所喜聞蓋士大夫之所謂善人多不實文人之言尤多不足信也俞叟力田以行孝道教諸子又施及鄉黨而染之以善何必爲大官爲大官而不行善甚苦何也競進沒賄必不能救民且不敢出一善言即出一善言聞者退而笑之曰爾所爲何如哉斯不可謂極苦耶若俞叟者其亦樂矣樂則其壽不可涯也嗟乎孟子稱性善性果善則讀書明理者宜皆善而何其大謬不然也以余所知邢臺有馬

凰者農夫也柏鄉任廷珠者賣雜麵者也新城馬文者賣瓜者也其人皆孝弟忠信余中心敬之今又得俞叟眞所謂性善者也余因杰之請輒書此爲贈杰將爲官矣其尙約己救民述父之言以教民孝余近日鼓舞士氣之疏正欲吏掾中有如兄姑蘇者出焉以無使進士科擅富厚而爲民害又謂一塗之外無人哉

王母趙節婦序

藁城王修忠來見趙子叩首以請曰修忠之父名審不幸早世母趙氏年三十修忠纔九歲耳又無兄弟田僅六七十畝皆再易之田不能償種母誓不更適矻矻紡績攻苦齕淡撫拊修忠以至成立今有三子二孫次子讀書可望青衿萬厤壬寅邑大夫以母氏之節聞於兩臺移檄表其宅里母氏以天年終六載於茲矣修忠念母氏之德無可爲報也願惠一言以垂之子子孫孫知母氏之塊鞠愁苦以爲吾父守節而吾父之所以有子有孫不爲餒鬼者皆母氏之功也趙子曰婦哉趙也世之富貴而寡者多不能守節有孤以爲累或棄去而趙以貧窘矢共姜之志保其弱孤以繇宗祀可不謂難乎子哉修忠也母旣歿而不忘爲之求言以計不朽斯可謂孝矣夫是母是子固皆閭巷之人也其志意如此何必公卿修忠之言曰吾母誠慈亦賴吾伯王博視我猶子而伯之子修寅吾兄也爲之支持門戶吾母得以成其名節今吾伯逝矣修忠一飯不敢忘吾兄也趙子曰兄哉博也能成其弟婦之節近日元氏有董節婦者其夫之兄

迓之嫁。以致自刎。博視之狗彘矣。而其子能若父之志。修忠能不忘其伯舆兄之德。善良乃萃於斯族也。何必萬石君家。余輒爲紀其事以付之。夫人無隱顯。道在爲尊。如修忠者。余不敢名也。爲字之曰克孝云。